

散文

鳖 眼

刘彦章

沙颍河流经周口境内约 160 公里。历史上,河两岸带“口”字的村庄,多是渡口或码头。李埠口、盐路口、颍歧口……每一个“口”,都吞吐过浆声、帆影、鱼腥与往来的烟。

叶埠口就是这样一个紧挨沙河的古渡口。

水边息息的人,骨子里都透着对水的热爱。农事之余,放鹰捕鱼是沙颍河两岸渔民世代相传的癖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一河相隔分属商水西华两县的邓城镇与叶埠口乡,都有专业的鹰船队。叶埠口乡的队长叫何水清。他的儿子何大娃,从小耳濡目染,对水里的生灵,尤其是野生老鳖,有着一钟近乎天赋的洞察。很小的时候,伙伴们就送他一个外号——“鳖眼”。

老鳖俗名王八,又名甲鱼、元鱼、团鱼。“鳖眼”二字在俗语里常带戏谑。可真正的逮鳖人,需要的恰是一双“火眼金睛”——能在水光沙色间,捕捉瞬息即逝的动静,洞察泥沙之下那无声的呼吸。

鳖喜洁净,对水质极为敏感。“那时的水,真清啊,捧一口就能喝。水边的沙子,细白细白,粒粒可数。”年已古稀的何大娃,谈起往事,眼里仍泛着旧日的水光。他说,老鳖打窝,专选水岸交界的干净沙地,将身子深埋,只留针尖似的鼻孔透气。那鼻尖柔软,黄绿色,大小不过铅笔头。孩童时代无聊,除了看蚂蚁上树,就是蹲在河边看小鱼。一次,他看见水下沙地上有一小孔,忽然探出一点幽绿——那是鳖的鼻子,随即是骨碌碌绿豆大小的一双眼睛,之后是整个鳖头。那东西机警得很,见大娃的倒影在水中一晃,便闪电般缩回沙下。大娃不容分说跳进水里,探手入沙,摸到一圈柔韧的鳖裙,用手卡进鳖的后腿窝,手腕一翻,一只沉甸甸的老鳖便出了水。

他从此了解了老鳖藏身的秘密。

这秘密,他像守护河底的宝藏一样只告诉了弟弟和堂哥。

从此,河滩上常有一群少年静默蹲踞的身影,却往往只有大娃不落空。小伙伴们又美又妒,笑骂声在河堤上和村庄里传开:“大娃儿,就你长个鳖眼儿!”

也许,正应了那句俗语:“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大娃从小就知道,鳖的眼睛能够自由开合,鱼类却是死眼珠。

鳖眼小而圆、位置偏,且常半隐观察,在水下沙砾中很难发现。鳖眼前头,连接着的就是尖细的鳖鼻子。老鳖冬眠时,可以几个月不呼不吸,但在天热的时候,每隔半小时就要换气,靠的就是这个极不容易观察到的小鼻子。

大娃的“鳖眼”,看的不仅是水下沙滩中绿豆大小的孔洞,更是自然潜藏的密码。他能从孔洞的大小精准判断泥沙中鳖的斤两,那差别真是难与常人说——即便脸盆那么大的老鳖,呼吸的孔道依然细如笔芯。只有孩子那清澈如水、明察秋毫的星眸,才有这样的专注力与目力。

大娃熟稔老鳖的习性,不仅会在水中摸鳖掏鳖,还会根据蛛丝马迹寻找鳖蛋。

老鳖用肺呼吸,是水陆两栖动物,产卵必须上岸,在温暖的沙土里产下一二十枚洁白的卵。蛇蛋与鸟蛋是椭圆形的,颜色杂;鳖蛋滚圆,大小如中型弹珠儿,色纯白。雏鳖破壳时,蛋壳会泛出淡淡的青色。新生的鳖仅有食指指甲盖儿大,脆弱而蓬勃,奋力爬向水边,以浮游生物为食,第一年只长到一两,而后便快了起来,一年长三四两。鳖蛋是中药,能治痢疾,有奇效。鳖蛋油煎奇香,水煮则筋道耐嚼。一枚鳖蛋能卖五元钱。

“鳖咬一口,死不松口。”大娃对此刻骨铭心。

八九岁光景,他与堂哥用麻绳拴

住一只四五斤的老鳖在河堤上遛。玩到兴头,牵至村头水塘边。老鳖见水,不顾一切往里爬,又被孩子们从水中拽回来。如此反复,孩子们大乐。那只一直被戏耍的老鳖,猛地回头,一口咬住了堂哥的小臂。堂哥疼得歇斯底里大哭。那鳖任凭孩子们砖砸棍击就是不丢口。回到家,大娃操起菜刀,将鳖头一刀刺下。鳖头被砍下,嘴仍然不松,最后还是用铁钉撬,才费力掰开。

“堂哥臂上肿起的瘀斑如一枚青黑色的铜钱,半月才消。”

后来他懂得,让鳖松口,其实很简单,只需一根草茎,轻轻捅它针眼般细的鼻孔。还有,鳖非常皮实,不吃不喝也能活多年,但在岸上,却最怕小小的蚊子,因为一旦被叮咬,鼻尖肿胀,那赖以呼吸的细小鼻孔便被堵死,很快就会窒息而亡。

这些认知,源于日复一日的凝视,源于人与生灵之间在生存艰难之时赤裸的对峙与征服。

他还知道鳖喜光,夜里常浮在水面,眼睛在强光下会映出两点幽幽的绿光,呆呆的,像浮在水面的两粒绿宝石。

这抹绿莹莹的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了它们的劫数。那时,“中华鳖精”名噪天下,鳖身价陡升。年届而立的大娃,那份沉寂的技艺被金钱唤醒。他买来钓竿,竿头系上活扣绞丝套环,手持加长手电筒,在深夜里重回河岸。

月光稀薄,手电的光柱劈开黑暗,扫过墨绸般的水面。忽然,两点绿莹莹的光,幽冷、圆钝,在光束中央定住——那是老鳖的眼睛,因好奇而浮上来观望,被强光照得霎时怔住。老鳖浑然不动,魂魄似被锁住。此时,大娃强烈的灯光必须稳稳笼住那两点绿光,不能有丝毫晃动。同时,他的脚步要比呼吸还轻,蹑手蹑脚,逼近,再逼近。另一只手缓缓送出钓竿,骤然

发力,套住鳖头,迅猛收竿。如此,一夜成功数次,便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野生鳖越大越贵,四五斤重的,一斤能卖三四百。一夜能挣几千上万。”但只要失手一次,再去,整片水域便再无一鳖浮头。“它们也没电话,”老何喃喃道,“不知是怎么传的信!”

说这些时,他语气平淡,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烟头明灭间,沉默却驻了脚。许久,他才添一句:“现在想想,真是作孽。老鳖夜里觅食,偶尔浮出水面,也是想看看星光,见见热闹,跟人一样啊。”

……

河,还是那条河,水,却不如往日清了。终于,老鳖在沙颍河绝迹。鹰船队解散。

后来,沙颍河开始禁渔限捕。老鳖,又回到了沙颍河。

老何的“鳖眼”,如今很少再看水了。有时路过河堤,看夕阳铺满水面,金红一片,他会想起记忆里那些绿莹莹的光点。他意识到,它不该被当作猎物,那只是一个生命,在黑暗的水面上好奇地张望。他曾以征服者的敏锐,洞悉它们所有的秘密,却未能以平等的心,去领会这种存在本身。

“每个生灵,喘一口气、活一辈子,都不容易!”

沙下的呼吸孔、夜里好奇的绿光、产卵时的艰难与守护、咬住后的死不松口……老鳖不是可以随意猎取的资源,而是一套套严丝合缝、脆弱而又坚韧的生命意志。老何年轻时用技艺破解了它的秘密,却用了大半生,才稍稍读懂它。

沙颍河沉默地流淌,它记得渡口的喧嚷、鱼鹰的翅膀,记得人与老鳖的对视。但有些眼睛,因为看得太透、太深,最终看见的不再是猎物,而是生命本身——那值得敬畏的、绿莹莹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性光辉。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rbdaoyuan@126.com

随笔

针脚里的故乡河

俞传美

珍藏在箱底的风雪帽,深红的土布,铺着暖暖的棉花,帽檐镶着一圈兔毛。神气的帽顶绣着莲花在水里开、鱼儿在叶下游,帽尾缀一颗猪腰子铜铃铛。铃声陪我满山坡跑,爸妈就不远处种洋芋。那铃声是妈妈手中的风筝线,无论我跑进哪片云彩,她总晓得我的去向。我与松鼠对话,同小鸟唱歌、应和牧童的吆喝。铃声叮当,妈妈便知道我是平安的、快活的。这顶帽子,是我的屋檐,也是她的雷达。

一场大雪封山,妈妈在杜家堂挖茶田,我找不到她,在山道上慌得大哭。山谷把哭声送回,像有无数个孩子在哭。是那凌乱的铃声,把妈妈引到我面前。她一把抱起我,帽檐的兔毛蹭着我的脸,冰凉又温热。

后来,妈妈教我绣嫁花。她给我一小块红布,说:“女子家,总要学点。针脚要密,心思要静。”我对着油灯,想象自己出嫁那日:高头大马,花轿摇摇晃晃,喇叭声震落了坡上的桃花。我把这些胡思乱想,一针一线绣进去。妈妈看着,只是笑。

我真的嫁了,嫁到看不见山的豫东平原。那顶旧风雪帽、几片未完成的嫁花,被我仔细叠进箱底。一同收起的,还有叮咚作响的溪流、乳白色的山雾、一声能吼过三道梁的宁河号子,甚至火塘边焦香的烤鱼和阿婆瓦罐里永远煮着的醅醅的老鹰茶。它们成了我压在箱底的故乡烟火。

中原的冬天,风是横着吹的,刀子一样。我给新生的儿女绣虎头鞋,用一根细针,穿上七彩丝线。这里的妇人见了,惊叹那虎的憨态、花的灵气。她们说:“这手艺,真俊。”我忽然想起母亲的话:“丝线拉得匀,路才走得顺。”

如今,我站在黄河南岸的讲台上,用普通话向孩子们讲解“乡愁”。粉笔在黑板上游走,不知不觉,画出些弯曲的纹路。学生们看不懂,问:“老师,这是河吗?”我怔了一下,回答:“是,也不是。”那是我故乡的河,是母亲绣的被面上“之”字回纹的河,也是嫁花鞋垫上并蒂莲蜿蜒的根茎。

有一回,我将那顶旧风雪帽和几片嫁花带到学校民俗社里展示。女孩

刘雅萱指着上面的纹样,说:“老师,这虎的眼睛,和我太姥姥做的虎头鞋上的好像。”教室里静了。我们凑近了看,中原的虎威猛,巫溪的虎憨朴,那可圆睁的眼睛里,都守着同样的愿望:驱邪、纳福,护着小主人平安长大。

我忽然想把故乡的一切都讲给他们听,讲那帽顶的莲花,正是家门口池塘里的莲盛放时的样子;讲那“之”字回纹,是宁河在群山中扭出的十八道险滩;讲帐檐上藏在云羽里的轮廓,是云台峰的剪影。故乡的山河,原来早被母亲和外婆,一针一线绣进了这布帛的经纬。

传承不是原样搬运。我让孩子们试着把纹样画下来,女儿用蜡笔把帽上的鱼儿、莲叶画入童稚的绘本;一个男孩使用电脑,让那些花纹在屏幕上流动、绽放;学生侯雅闻,用了汴绣的技法,细细绣出云台寺一角的轮廓。那一刻,一种新的、不再用于婚嫁的嫁花,静静诞生。它从女子私密的箱底与嫁妆里走出,走向了更宽阔的地方。



霜染丹林

乐一 摄

诗歌

雪野里的童话(组诗)

王伯见

初雪如约

白色的雪花开始飘落
我推开窗,我那熟悉的朋友
每年都来拜访
永远带着初次见面的娇羞

孩子们从屋里奔出
羽绒服鼓成彩色的气球
他们张开嘴接住雪花
一个女孩捧起第一捧完整的雪
仿若捧着一件易碎的圣物

雪越下越密
要把所有的故事一次讲完
屋顶白了,树梢低了
世界被重新排版
删去不必要的色彩
只留下黑白灰的注解

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字
整个冬天就是本摊开的童话书

雪停了

雪停了
世界变成一张巨大的白纸
我成为第一个书写者
靴子踩出黑色的逗号
每一声“咯吱”都是标点
标记着我在时间里的位置

远处有狐狸的足迹
梅花般的印记延伸进灌木丛
我们的足迹在某个点交会
又注定错过
这是冬天的叙事方式
所有生命都在书写
却很少在同一段落相遇

这让我悲伤,也让我释然
也许需要教给我们的
正是这样轻盈的告别
来过,留下印记
然后允许消失

微光

暮色四合,雪开始发光
从内部透出的、幽微的蓝光
积雪记住了白昼的天空
此刻缓缓释放

我提着灯笼走进越来越深的蓝
灯笼的光圈很小
只能照亮眼前几步
这反而让我安心
人不需要看清整条路
只需要看清下一步

母亲在灶台边忙碌
老人看着电视打盹儿
学生伏案书写……
平凡得近乎神圣的日常
在雪的衬托下显得如此珍贵

我的灯笼惊动了一只野兔
它跃起时后腿扬起一蓬发光的

雪粉

那瞬间的美让我屏息
美总是这样突然降临
不求回报,也不持久
我们捕捉到的永远只是它的

背影

融解
清晨,我听见屋檐开始滴水
叮咚、叮咚,不疾不徐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所有相遇,都是为了分离做准备。”

雪地在阳光下变得斑驳
露出底下土地的真相:
枯草、碎石、冻硬的泥土
童话正在退场
现实重新登台
孩子堆的雪人歪斜了
胡萝卜鼻子掉在地上